

美国对阿拉伯能源战略的演变及其启示*

王有勇

内容提要 美国对阿拉伯能源战略一直是其对外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从一战到伊战曾经历多次重大调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与阿拉伯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可借鉴这一能源战略,做到扬长避短,通过实行多元化的能源战略、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建立能源对话合作机制以及扩大阿拉伯产油国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份额使中阿能源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美国;阿拉伯;能源战略;演变;启示

作者简介 王有勇,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教授(上海 200083)。

Abstract The US energy strategy upon the Arab world has always been the vital part of its foreign energy policy, though i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adjustmen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Iraq War. As an oil-hungry nation, China should refer to the US energy policy for its own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he Arab countries under the accelerat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learn from the US strong points and offset its own weakness. The Sino-Arab energy cooperation is supposed to be carried smoothly and make more progress by means of adopting the multi-outlet energy strategy; establishing the strategic oil reserve system and energetic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Arab oil producers' share on China's trade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 America; Arab; Energy Strategy; Evolution; Implication

*本文属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4-0427)的成果。

阿拉伯世界历来是美国关注的国际焦点,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战略和安全利益,尤其是石油利益。众所周知,石油是现代人类社会的血液,对石油的占有和控制关系到每个大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美国首先要保证来自该地区的石油供应。阿拉伯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0%,美国石油消费的25%来自阿拉伯世界。掌握和控制石油的开采及运输通道也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战略目标之一,是美对外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本文主要分析美对阿能源战略的演变及其对中阿能源合作的启示。

一、美对阿能源战略的演变

(一) 一战后的美对阿能源战略

一战后,英国将海湾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半岛沿岸的酋长国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为“分享”中东的石油资源,美国以奉行“门户开放政策”为由,迫使英国于1928年7月31日签署《红线协定》,将土耳其石油公司23.75%的股份让给美国公司。这“是美、英石油巨头为瓜分中东石油资源而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是美国冲破英、法防线,涉足中东石油资源的重

要一步”^①。自此,美国的美孚、海湾和德士古(Texaco)等石油公司纷纷进入中东。“《红线协定》并没有捆住美国石油巨头的手脚。它们要向阿拉伯半岛全线扩张,其征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迈向半岛的前哨阵地——巴林。”^②尽管英国不愿意让其他国家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美国加州美孚石油公司还是于1931年获得了巴林的租让权,租让面积达10万英亩。1932年6月,美国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了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田。1940年,巴林酋长又与美签署补充协定,将租让期延长55年,租让范围扩大到164.4万英亩,包括巴林国全部陆地和沿海。美国加州美孚石油公司因此而成为巴林石油资源的惟一拥有者。在获得巴林石油开采地租让权后,美孚公司又于1932年开始与伊本·沙特接触,希望得到沙特的一项租让权。1933年5月,美孚公司拿出5万英镑,获得了沙特整个东部地区勘探和开采石油的租让权,为期60年。与此同时,英国一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也结成伙伴关系,以双方各占50%的股份组建科威特石油公司,并于1934年12月与科威

①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②同上,第88页。

特埃米尔签署一项为期75年、覆盖科威特全境的石油租让协定。自此之后,美国正式成为海湾地区石油开采的一个主要国家,而沙特也与美国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1935年,美国在沙特东部的达曼(Damman)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1938年,美国公司已在沙特获得近114万平方公里的石油租让地,约占沙特国土面积的70%。1939年,第一艘装满沙特石油的轮船首航美国。1944年,在沙特的美国公司共同组成了阿美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简称ARAMCO)。^①二战期间,美国石油需求激增,沙特对美的战略重要性愈加显现。1943年沙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开始向沙特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1945年2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红海的美国“昆西”(Quincy)号巡洋舰上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奠定了美沙“以石油换安全”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可见,自一战后输入外国石油以弥补国内需求以来,美国就逐步使用各种手段谋取和控制阿拉伯石油资源。到二战爆发之前,美国已通过获得勘探和开采阿拉伯石油租让权的策略,夺取了巴林和沙特全部、科威特50%、伊拉克23.75%的石油资源控制权。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以奉行“门户开放政策”为名,击败了老牌的英国石油财团,以及曾想争夺阿拉伯石油利益的荷兰、法国和日本等国的石油公司,跃居阿拉伯石油资源的霸主地位。^②

(二) 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美对阿能源战略

1973年,当美国面临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欧佩克组织的石油禁运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提出石油独立战略,并许诺美国到1980年就不再依赖进口石油。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又提出一项议案,计划到1990年把美国的石油进口减少一半。但这些目标均未实现。因此,“为了防止阿拉伯产油国动用石油武器,美国就采取了构建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依赖的战略,从而把石油武器变成一种对双方都有害的双刃剑。对此,美国参议员威

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③在1978年曾明确指出:“如果让产油国感觉到它们在美国的繁荣中具有直接而具体的利益,那么,美国的风险就会减少。当前如何发展这种利益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依靠贸易和投资。”^④为了达到绝对控制阿拉伯石油资源的目的,变“石油武器”为“双刃剑”,美国采取的主要战略是与阿拉伯产油国构筑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机制化经济制度。根据相互依赖理论,若依赖是单方面的,则对被依赖的一方具有脆弱性和不安全性;若设法实现双方的相互依赖,而且比较对称,则会出现损害一方必然损害另一方的情况,形成“两败俱伤”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制约因素。^⑤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1)构筑“石油美元体制”,确保美元作为石油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2)通过向阿拉伯产油国开放金融市场,吸纳其巨额石油美元资本,加大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构建基本对称的“双向式相互依赖”,遏制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武器”打击美国的企图。(3)通过对阿拉伯产油国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建设过程的参与和渗透,扩大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技术与贸易的依赖。^⑥

尽管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提出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构想,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才开始正式建立。美国前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22日签署了《能源政策和储备法》(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简称EPCA),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决定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目的是为了在此后发生类似事件时,可以对美国能源市场起到保护和缓冲的作用。1977年7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开始储备石油,储备目标是10亿桶,最终形成的储备能力为7亿桶。

^③威廉·富布赖特(1905~199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曾于1946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项旨在增进国际理解的教育交流项目的议案,后被命名为“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在世界140多个国家实施,1980年开始在中国实施。

^④杨光:《美国的中东石油外交》,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5/6月,第34页。

^⑤舒先林:《美国中东石油战略的经济机制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1期,第86页。

^⑥同上。

^①左文华、肖宪:《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2页。

^②高祖贵:《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大致发展情况如下：从1977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增加，1980年突破1亿桶，1981年增至2.3亿桶，1985年接近5亿桶。此后，增速放慢，1990年升到5.86亿桶，1994年达到5.92亿桶的历史记录。克林顿政府战略石油储备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曾几次动用这一储备调控石油市场和平抑油价。2000年底，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5.41亿桶，为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再度增加，2004年已达到6.59亿桶。2005年7月份美国能源部的报告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达到6.982亿桶，并于2005年9月实现了7亿桶的储油目标。

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约相当于国内两个月的消费需求。由于美国国内原油生产能力强大，即使国外进口原油完全中断，国内自产原油加上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库存仍可使美国维持175天左右的基本石油产品供应。从现有能力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多每天可动用430万桶，现有储备量以最大动用能力提取可持续155天左右。

（三）海湾战争后的美对阿能源战略

海湾战争前，美国一直无法对海湾石油实现直接控制。1992年2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美在阿拉伯人的“邀请”下，首次向海湾开进50万军队，并因“解放”科威特、制服伊拉克而达到美军长期驻扎海湾的战略目标，使科威特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了对海湾石油的直接控制，同时也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做好了准备。

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已有所控制，对伊拉克采取了限制石油生产的制裁政策。但美不能容忍萨达姆表现出的强硬反美姿态和追求地区霸权倾向，更不能容忍萨达姆政权与许多石油消费国、生产国签订的石油开发、销售合同，并运用“石油武器”推动伊拉克重返国际社会的举措。因此，美在2003年的“倒萨”战争后实际已控制了伊拉克石油，增强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控制，并欲实现对依赖阿拉伯石油和参与阿拉伯石油生产的国家的钳制。对阿拉伯石油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是法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它们有

60%~90%的石油进口来自阿拉伯国家。参与阿拉伯石油生产的除上述国家外，还有英国、荷兰和俄罗斯等。这些国家不仅是石油消费大国和参与石油生产国，而且也是美国心目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增强对阿石油资源的控制，旨在间接地对这些国家实施能源钳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

（四）“9·11”事件后的美对阿能源战略

“9·11”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使美国政府感到推行能源战略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使它在实施能源战略中结合考虑到反恐战的目标。反恐战为能源战略的长期目标服务，同时，能源战略也要为确保美国安全的反恐战服务。因此，“9·11”后，“美国更加强调国际能源开发战略的实用性、安全性，主张在保证其基本石油进口需求的前提下，减少对欧佩克、对中东，特别是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扶持伊拉克新政权，以控制伊拉克石油。加大参与海湾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石油开发。”^①其中以美俄能源合作尤为引人注目。在2002年5月举行的美俄首脑会谈中，美俄双方发表了关于进行新的能源对话的联合声明，宣布扩大在石油开发、生产、运输和销售方面的全面合作，以分散美国的能源风险，降低欧佩克的定价能力。其实，早在“9·11”前，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合作就已完成专题策略评估报告——《21世纪战略石油政策之挑战》(Strategic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认为如何夺取伊拉克石油已迫在眉睫。布什总统在2001年4月的白宫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决议：“由于伊拉克对石油市场可能有不稳定的影响，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风险，因而军事干预是必须的。”这一能源战略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其石油探明储量为1150亿桶，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的2653亿桶。但是，伊拉克石油资源的钻探率迄今只有23%，在已发现的80个大油田中仅开发了17个，石油潜能巨大。因此，控制伊拉克石油极具意义：

（1）有利于制约依赖石油进口的战略对手；（2）有利于进一步削弱欧佩克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

^①刘明：“国际石油供需结构及格局的变动趋势”，http://www.iwep.org.cn/update/article_jingji.htm。

力；(3)可以为美国石油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国有化之后重返阿拉伯能源市场创造条件。

第二，借控制伊拉克石油来调整与传统盟国沙特的关系，甚至有美国人提出终结美国对沙特石油的依赖。“确实，一旦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伊拉克的资源基础和生产能力，美国无疑可以减轻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但并不意味着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降低了，伊拉克也不具备沙特阿拉伯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资源基础、生产和出口能力。”“美国主要担心的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权的稳定性，担心利雅得出现一个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使命的反美反西方政权，进而影响到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①

第三，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尽管美国与欧佩克多年来在石油市场上一直保持协调，但美国对欧佩克在国际石油供应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直耿耿于怀，削弱欧佩克的影响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后，“为了降低欧佩克的市场份额，进而削弱其市场控制力，美国即在政府推动下，鼓励美国石油企业在欧佩克以外地区加紧勘探开发石油资源，以扩大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市场份额。这种改变石油供应来源过分集中在欧佩克国家状况的措施，被美国学者称为‘石油扩散’。”^②

因此，“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增加能源战略储备、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的能源新战略，又采取了与急于挑战沙特能源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的战略举措，并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的加拿大、里海和非洲等地的新油田”^③，欲将尼日利亚打造成“新沙特”，把赤道几内亚“克隆”成科威特，把非洲变为美国安全、高效、易控的能源基地。

（五）伊战后的美对阿能源战略

石油历史学家、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曾说过：“一个不同的伊拉克政权将改变

整个地区的平衡；一个不同的伊拉克将意味着一个不同的波斯湾。”进一步说，一个不同的伊拉克也将意味着一个不同的国际石油秩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文章分析，布什政府“倒萨”的真正战略目的是，“试图通过扶植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新政府，来控制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蕴藏国”。但伊战后，美国未能迅速平定伊拉克局势，使得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力迟迟得不到恢复，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因此，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对阿能源战略出现了调整，具体表现为：稳住沙特，抢滩非洲。

1. 稳住沙特

沙特曾与美国以“石油换安全”结为战略盟友。但“9·11”后，美国人普遍认为沙特政权与此事件难脱干系，其政体及宗教意识形态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后，美国公开要求沙特进行民主改革，新保守派欲将沙特纳入反恐范畴，造成美沙之间龃龉不断。尽管美沙关系因“9·11”事件出现了裂痕，但沙特在石油生产国中的王者地位却不可撼动。这不仅是因为沙特每天大约出口170万桶石油到美国，占美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5%，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欲通过控制沙特以及中东的石油资源来控制世界经济。因此，未来石油资源竞争的日益激烈也迫使美国不得不尽快与新任沙特国王建立稳定良好的关系。在沙特新国王登基之时，布什政府曾派出颇有阵势的代表团前去祝贺，突出沙特的重要性，以期在伊拉克石油工业尚未得到复苏和发展的情况下，继续“擒牢”沙特这个产油国的龙头。

2. 抢滩非洲

伊战后，伊拉克未能像美国预料的那样全面恢复石油出口，为减少对海湾石油的依赖，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将投资重点转向了非洲，称非洲石油资源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在2003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确定强化与非洲能源生产国的合作是美国为“加强自身安全”的重要途径。布什上台以来不断加快能源多样化的步伐，对西部非洲国家更是发起了一场全方位能源外交攻势。美国从非洲地区进口的原油在其进口总量中，由1997年的7%上升到2003年的1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15年非洲石油将占美

①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②杨光：《美国的中东石油外交》，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第34页。

③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国石油总输入的 25%。^①因此，“美国已经把抢滩非洲石油作为其全球能源战略部署中的重要步骤，以确立其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②美国加大了在非洲几内亚湾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已覆盖 20 万平方公里，涉及近 10 个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乍得、喀麦隆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埃克森—美孚公司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投资 500 亿美元，开发非洲的油气资源。而美国第二大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则计划在今后 5 年内投资 200 亿美元，扩大其在非洲的石油生产能力，美国还加紧进入阿拉伯非洲国家石油市场，尤其是利比亚和苏丹的石油市场。

利比亚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390 亿桶，列世界第八位，是非洲第二大产油国，仅次于尼日利亚，未探明石油储量估计为 1000 亿桶。而且，利大型油田多，油质好，开采成本低，在某些地区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还不到 1 美元。利天然气探明储量近 1.3 亿立方米，居非洲首位。长期以来，利油气资源一直在美国的视野之内。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约有 5 家公司在利从事石油勘探、开采和销售工作，日产油量高达 100 多万桶，约占据利石油产量的一半。1986 年，里根政府下令对利实施制裁。但美国公司被迫撤离的同时，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石油公司却趁机抢占了利石油市场。2004 年 6 月，美国在利首都的黎波里开设了外交联络处，恢复了与利断绝 24 年之久的外交关系。美利关系回暖使美国可凭借正常外交关系涉足利比亚石油生产和出口，为美国石油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甜头。2005 年 1 月，利比亚举行了解除制裁后的第一轮 15 块油田公开招标，美国公司单独或与其他国家的公司合作一举拿下了 11 块油田。同年 7 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③恢复了在利比亚锡尔特（Sirte）盆地和其他 4 个勘探区块的石油生产业务。同年 10 月，利比亚第二轮 44 个石油勘

探开发区块开标，美国公司也榜上有名。12 月，康菲石油（Conoco Phillips）等三家美国能源大公司与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以 18 亿美元出价恢复了它在利油气田的投资。美国打开了利比亚之门，大大增强了它在非洲大陆的竞争力。

至于在苏丹石油市场，美国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苏丹石油资源进行了大规模勘探。雪佛龙公司花费 12 亿美元在苏丹南部发现一些油田之后，曾预言苏丹原油储量“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将苏丹列为孤立与遏制对象，1993 年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1997 年 11 月宣布对其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使雪佛龙公司不得不中止在苏丹的勘探工作。1999 年起，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加拿大等国主导了苏丹石油业务。对此，美国启动了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用取消经济制裁引诱苏丹；另一方面，用加强制裁来迫使苏丹软化态度。达尔富尔危机为美国重返苏丹石油市场打开了一扇门，美国欲借此问题做文章，最终结果是要控制苏丹石油，辐射它对非洲其他产油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④

美国对北非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有浓厚的兴趣。据美国《油气杂志》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06 年 1 月，阿尔及利亚拥有探明石油储量 114 亿桶。随着近来新油田的发现、实施更多的勘探钻井计划、现有油田储量的增加和增强型石油恢复（Enhanced Oil Recovery, 简称 EOR）系统的使用，阿探明石油储量在未来几年还将不断增加。2005 年 11 月 9 日，美国瓦莱罗（Valero）能源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国营碳化氢公司（Sonatrach）签订了一项大宗原油供应合同，总金额达 50 亿美元。规定从 2007 年起，阿碳化氢公司在未来 5 年内向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提供 9000 万桶原油，瓦莱罗能源公司已成为阿尔及利亚国营碳化氢公司产品的最大买主。

2006 年 2 月 11~13 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北非三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加强与北非三国的军事关系，除“反恐”和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外，显然还有保护能

^①汤水富、王笛青：“美国加紧实施非洲石油资源战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24/content_3259221.htm。

^②李艳辉：《美国铺轨利比亚上路》，载《半月谈》2006 年第 11 期，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6-06/12/content_4683273.htm。

^③该公司为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跨国公司，创立于 1920 年，是一个综合性石油垄断企业。

^④章节根：《苏丹危机背后的大国石油博弈，未来取决石油流向》，载《全球财经观察》2004 年 10 月 11 日，<http://finance.sina.com.cn/j/20041011/10571069697.shtml>。

源供应安全这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

二、美对阿能源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中阿能源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它不仅符合中阿双方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目前,中国正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能源和资源的重要买家之一。“2005年,中国共进口石油1.27亿吨,其中,从沙特阿拉伯、阿曼、也门、苏丹、阿联酋等12个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达5535.85万吨,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额的43.7%。”^①在中国对阿拉伯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似可有选择地借鉴美对阿能源战略,做到扬长避短,以确保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美对阿能源战略对中国的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必须实行多元化能源战略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石油进口依赖度的大小,多元化的石油来源可以有效地化解石油对外依赖度增加所产生的潜在石油安全危机。因此,为了规避风险,确保能源安全,中国必须实行多元化石油战略。这种多元化首先意味着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中国要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石油,也要从俄罗斯、中亚、拉美、非洲等地进口。其次是方式的多元化,不仅要买现货,还要买期货;不仅要买,还要开采,要修管线。再次是能源品种的多元化,既要引进原油,又要引进成品油;既要引进天然气,还要引进液化天然气。

实际上,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已在积极推行多元化战略,合作对象遍布阿拉伯世界的西亚和北非地区。在西亚,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海湾六国的合作。此外,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成立了中叙考卡布(Kawkab)石油公司,并与印度石油公司合作收购了叙利亚石油股份;与也门签署了开发夏卜洼(Shabwah)69区块和哈达拉毛(Hadhramaut)71区块的协议。在北非地区,中国则已在苏丹投资近40亿美元,逐步形成了一个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包括上、中、下游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中国还分别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加强石油领域合作的文件,在埃及南部3区块进行勘探开发合作,在阿尔及利亚实

施扎尔扎亭(Zarzaitine)油田的改造项目以及阿德拉尔油田开发、炼油厂建设和经营、销售一体化项目。中国已与毛里塔尼亚签订Ta13、Ta21和12区块的石油开发合同,并与之签订了购买石油双边协议。

(二) 必须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战略石油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油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一般而言,石油储备可分为两类:即由政府所拥有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由进口商、炼油商、销售商和消费者所拥有的商业储备。但是,在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中,中国是最晚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早在“十五”期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专门成立了石油储备办公室,其主要工作是负责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建立。首批被选定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有4个,即镇海(浙江省宁波市)、岱山(浙江省舟山市)、黄岛(山东省青岛市)、大连(辽宁省大连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这三大国内石油公司受国家委托,负责工程总体建设,预计在2010年前储存相当于30天原油进口量的4大石油储备基地将基本竣工,其总原油储存能力计划为1400万吨,预计建设成本100亿元。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开始启动,这对于保障中国石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阿拉伯产油国也有意向参与中国的商业石油储备。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期间,就达成了沙特拟在海南合建亿吨储油基地的合作意向。目前,中国正在与沙特就进口石油一事展开谈判,希望用从沙特进口的原油来补充拟建中的战略石油储备。但首批石油进口的时间不可能很快,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石油储备设施尚未做好准备,且用于战略储备的沙特石油为中质原油,运抵中国后还需进行脱硫处理。

中国对阿拉伯石油资本进入中国商业石油储备领域似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一定要明确阿拉伯石油资本进入该领域的经营范围,防范阿拉伯石油资本进来后以储备为条件节外生枝;二、应坚持中方控股的原则。以积极在华投资油库的沙特为例,沙特方面不仅希望对该项目控股,更是要求中外股权比例达到35%:65%。经协商,沙特已同意将持股比例下调到51%;三、政策中一定要有这样的条

^①安维华:《中阿合作前景广阔》,载《人民日报》2006年5月31日,第7版。

款，无论中外方谁控股，阿拉伯石油资本在华商业石油储备企业都应在中国需要动用石油储备时无条件予以配合。

（三）必须建立能源对话合作机制

作为石油进口国，中国必须注重与阿拉伯产油国建立起能源对话合作机制。定期对话机制可以使阿拉伯产油国与中国紧密相连，可以扫除两者之间的信息“真空地带”，清除信息不对称，缓解石油泡沫的困扰，建立起一套脱离美英市场的石油定价体系，使中国的石油话语权得以加强。

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在积极推动双方能源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2005年12月12日，欧佩克现任主席、秘书长、科威特石油大臣艾哈迈德·法赫德（Ahmed Al-Fahad）率高官来中国访问，宣布与中国正式建立“中国—欧佩克能源对话机制”，确立中国和欧佩克在合适的时间，持续进行部长级会晤和技术、信息交流，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和欧佩克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尤其是解决石油供需稳定问题，以增强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性。双方的首次对话已在2006年4月底实现。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200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取得了多项成果，特别是双方已同意积极推动能源对话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将于2006~2008年期间举办一次石油合作会议，开展能源合作方面的互访、对话等活动。中国频频对话阿拉伯产油国，用意不言而喻：中国希望扭转石油话语权甚至不如贸易小国的尴尬处境，争取与石油大买家身份相称的地位。

（四）必须扩大阿拉伯产油国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份额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就中阿双方如何开展能源合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鼓励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天然气进入中国市场。双方欢迎对方向本方能源领域投资，双方鼓励各自企业与对方企业在该领域建立合资项目，并向对方提供便利和经验，鼓励并便利中国石油工程服务及其设备进入阿拉伯国家。”^①上述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目的，形成相互参与、互利共赢的局面。此外，为了

^①《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4期，第61页。

确保中阿能源合作顺利开展和发展，中国还应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具体包括：

1. 中国既要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开展货物贸易，又要开发潜力巨大的建筑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以大经贸战略^②的方式扩大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贸易。2005年，中阿双边贸易出现快速增长，双边贸易总额达512.73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七大进口来源地。

2. 中国要主动与阿拉伯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安排。2004年7月6日，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在北京签署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2005年4月23~24日，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首轮谈判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双方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谈判工作机制，制定了谈判工作大纲，并就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等问题进行了磋商。2006年7月19~22日，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第四次会议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双方就自由贸易区所涉及的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法律、货物贸易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进一步缩小了彼此的分歧，并就双方服务贸易的要价交换了初步意见。^③

3. 中国要加大与阿拉伯产油国之间相互投资的力度，特别是要吸引阿拉伯产油国富余的石油美元资本，以达到中国石油进口安全和阿拉伯产油国石油出口的双赢目的。鉴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截至2005年底，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30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01亿美元，从事承包劳务总人数达8.4万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3.9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项目累计1067个，合同外资金额15.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亿美元。

（责任编辑：孙德刚 责任校对：杨 阳）

^②“大经贸战略”指实行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服务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外经贸、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经贸发展战略。

^③“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谈判取得新进展”，<http://www.cacs.gov.cn/DefaultWebApp/showNews.jsp?newsId=201420009958>。